

◎ 赵玫 著

新准风月三人谈

鲁迅文学奖获得者

赵玫激情之作

关于爱情 亲情 友情的感悟

我轻启唇舌
忧伤



远方出版社

新准风月三人谈

鲁迅文学奖获得者
赵玫激情之作

关于爱情、亲情、友情的感悟

我轻声唱起

忧伤

赵玫◎著



远方出版社

我的忠诚是对于读者的 —————

在他们面前我从不躲藏，因为他们神圣 —————

作为群体的神圣 —————

我所以敢于在稿纸上倾诉我的隐密和苦痛 —————

就像弹起六弦琴 —————

CONTENTS
目次

享受这片月光(代序)
——赵玫散文的感受 冯骥才

一 爱

他就坐在我的对面 · 10
撞击着疼痛的往事 · 14
夜晚悄悄降临 · 18
永远的青草地 · 22
吹长笛的女人 · 27
平静中升起的一团光束 · 30
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愿望 · 33
海浪 · 37
湖上 · 42
一个忧郁的女人坐在画中 · 47
十字小溪 · 51
走过往事 · 55
锚地 · 59
黄昏的原则 · 64
一个有雪的夜晚 · 69
往事终将迷茫 · 74
木版画 · 78
目标的丧失 · 82
落日余晖 · 89
以爱心 以沉静 · 92

二 憎

在他们中穿行 · 104
杜拉的美丽故事 · 114
你的绿荫 · 118
那么匆匆闪过 · 122
一个自己的房间 · 126

硬皮日记 · 130
做了失败的女人 · 135
咖啡、还有方式 · 139
关于教堂、湖畔、钟声和我的歌 · 144

三. 感

黑色湖泊 · 152
第三十五个美丽瞬间 · 155
巴顿式的永恒 · 158
你好，忧愁 · 163
他们在读着我的信 · 166
终结 · 172
一个人在无声无息中消失 · 174
和另一个小女孩谈话 · 177
停顿的一分钟 · 180
阿冬的选择 · 184
华华姨 · 189
穿越生命——为三毛送行 · 193

四. 最后的营地

最后的营地 · 198
车站 · 203
维也纳森林 · 208
天堂的小孩 · 211
太阳的小雨 · 215
女儿…… · 220
小河 · 225
永远的星空 · 228
水那边的故事 · 230
童话的世界 · 236
重返大自然 · 238

记得我和一位朋友途经纽约时客宿一家小店。这小店因深藏在如林的楼群间而异常安谧，对于疲惫不堪的旅行者可再合适不过。我这位朋友很懂得生活——他认为生活不是调整饮食而是调整心理。所以此刻他不打开电视，只旋开收音机的钮儿，让空间来一点点将入耳的音乐，再斟上两杯白葡萄酒，加了冰，一杯递给我。真好，旅客的生物钟就需要这样的节拍。他呢，又去关上顶灯，拧开墙角一盏小台灯，这样一扇只遮着纱帘的大窗户就显出它铺满的月光，像一块照灯的幕布。他过去慢慢拉开窗帘，天呀，一幅我从没见过的美好绝伦的月色图画就在眼前。

享受这片月光 (代序)

——读赵玫散文的感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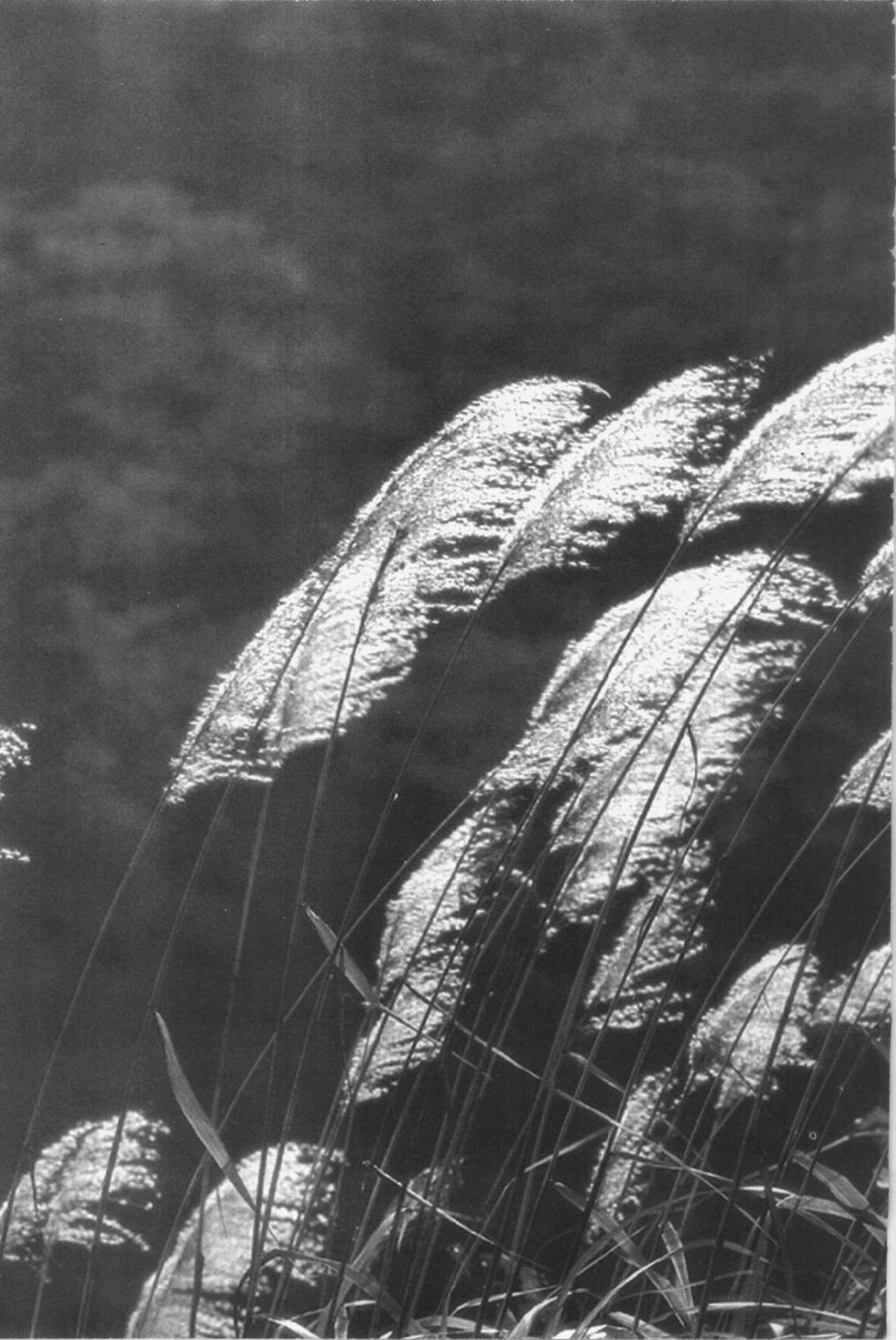
银样的、水似的月光，从高高矮矮的屋顶的斜面上流泻下来，在鳞状的瓦楞上闪出一大片半圆形的弯曲线；它还把一些建筑物大大小小的朝光面照耀得如同镜片，把另一些背光面映衬得奇形怪状，漆黑而神秘；湿润的夜色又湿润了月光的空气，化成一些飘浮不走的雾，说不清是夜雾还是光雾，忽明忽暗，亦明亦暗。你定睛一瞧，这雾被你目力逼散，透出一些依然难辨的物影，但在你似乎看清它们之前，隐隐发光的雾又把它们全都美好地遮掩起来，好美妙的月色……我俩默然临窗静坐，手拿酒杯，随同那一点点音乐，整个身心都融入这片风景里。第二天清晨，我这朋友拉上窗帘，不叫我再看。他说：你要再看一准会后悔的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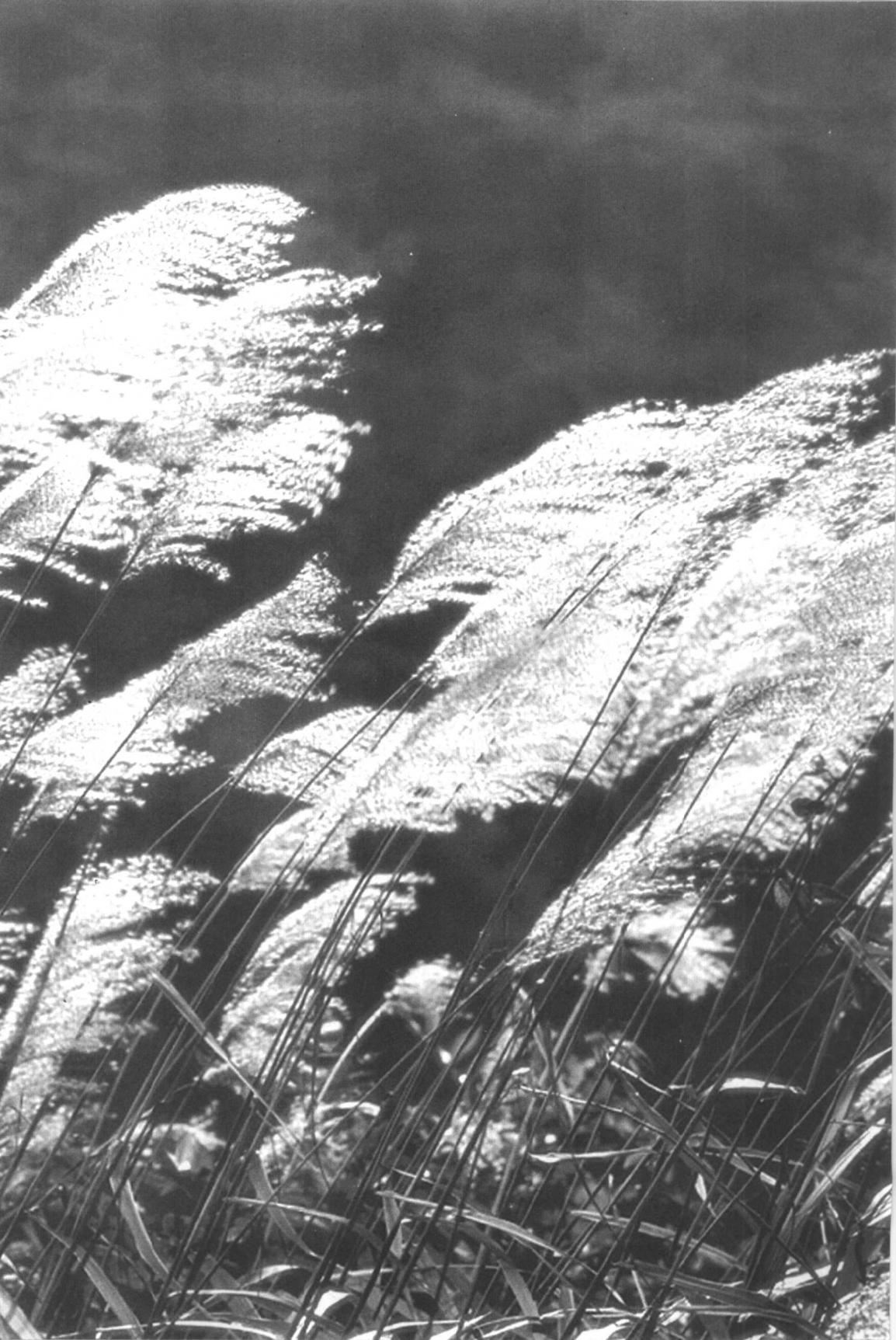
他真正懂得生活；因为他懂得生活的一切。世间的风景大多平淡无奇，甚至不美。当它被夕照、雨淋、雾笼、霜染、或微风吹拂……就像这窗外的风景，当它被月光渲染过、升华过、制造过，被宇宙的精灵施了魔法，它才富有魅力和生命。这风景，干脆就是月光的化身、本身，这样，你又何必再去看月光背后那赤裸裸的生活呢？唤起我这埋藏心中已久的感受，是因为重读赵玫的一组将要集印成书的散文。到底赵玫散文中哪根神经与我上述的感受相关？赵玫是那种不肯绕开自己的作家。如果写别人，她便顿失文采。她恨不得每一句话都穿心而过，带走她心里什么

重重的东西才痛快。一旦某种情绪过浓、过强、难以自制，立即化为动笔的缘故；一投入，便是五脏六腑的投入。作家用笔延续未竟的人生追求。这本集子里大多篇章都是她自身体验而且非体会别人得来的。然而，她奉献给文学的只是自己的心灵体验，很少个人的故事。她从不把自己推到前台；成为读者猎奇的对象。女作家的人生曲折往往能满足非文学读者无聊的好奇。这样既亵渎了神圣的文学，也亵渎了珍贵的人生与尊严的自己。这样，她就把自己放在两难之间。她既要表诉那些非常具体、特殊的情感，又不肯拿出生活中的原故事，她没有载体。这就逼

◇冯骥才

使她创造出一种虚无缥缈的散文，只有细节，没有情节；没有结构意识，没有时空界限，没有哲理。一任情绪的放纵，有犹春天融化的溪水恣肆奔流，当然也就大大增加了散文的张力与包容的可能。一大堆互不相关的理想化、幻象化的形象混将进来；感觉十分细腻，但手法尽是写意。当她无法想象出一些细节来依托那些极其特定的感受时，便难免去从真实生活经历的场景中扯下几片枝节来，这便是我们读她的散文时偶而会觉得不摸头脑的根由。然而你决不会认为她在故弄玄虚。她写作时，包拥着那支笔的是一种浓而又浓的内心氛围。每一个看似无关的片断、细节、形象，被这种极其敏感的心境所挑选，所溶合。整体感便是她最终的艺术把握。凭着这种把握，你是分明感受她独有的世界：对孤独勇敢的确认，对悲剧大胆的体验，对属于永恒事物顽固的寻求，对隔着现实的未来终生难弃的梦想，还有她天性的伤感与敏感。如果你为此而感动，何必再要知道这些散文背后的故事？正像我开头描述的那片月光里的风景。作家的天职是自己吃苦受难，把尝到的人生滋味升华出来供给别人享受；而真正的文学读者懂得，最高的享受是走进作家们所创造的精神境界与艺术境界，走进那片和这片月光。





爱

我曾有过没有爱的日子。很长一段光阴。读书写作伴着真正的空虚无聊。
没有爱情也就没有错误。没有错误也就不用忏悔不用自责也不必痛苦——
几乎很难想象人要生活在没有错误的行为规范中。
人怎么可以没有错误？我总是在犯错误。



沉静

是一种基调。

爱

你生存着应该以爱心以沉静。
心是一种本质，



他就坐在我的对面

对面

我就像一本我自己打开的书。

书中有生命的故事在流淌。滴着血。

冬天来了。他把炉火生起来。房间里是一股煤烟烧烤的温暖的味道。他总是攥紧我冰冷的手。屋外飘起了雪。朝着一个方面。有风。风在吼叫。像在哭泣。他此刻就坐在我身边。那杯咖啡冒着热气。很冷；我说。一个苍茫的世界到来。眼泪。还有满心的忧伤。他说，你该想想怎么去讲你的故事。我告诉他我不用想。这时候下午的阳光正从床前的那扇小窗里射进

来。雪停了。午后的刺眼的阳光。我们是从一个秋季开始相爱的。有棕红色的叶飘落。一种很温和的辉煌。从此，我们走过了漫漫的旅程。很久。我的故事就在他的眼前。他有一天在微风中把我拉到他的近旁。很近。一个午夜。告别了嘈杂的友人。街边的咖啡座依旧灯火辉煌。这是个不夜的所在。人影在霓虹灯下晃动。我们依靠在池边的栏杆上。惟一的宁静。我们在惶惑中来到这里。我们在寻找。但不知寻找什么。黑暗中是一池浓重的澄澈的水。还有大海：海边的蓝色的天空。我永远也弄不清为什么那所有的浪漫瞬间都发生在我们中间。不是和别人。是别人总有那样的憧憬而没有勇气。他这样走来。使人猝不及防。我们曾是朋友。做了很长久的朋友。结果那一天……

他把我拉进他的生活便开始有无穷苦痛追逐我。缠绕着宁静的思绪。我对他讲了杜拉。为了什么？一颗心。爱情。理解。可能还有孤独。我们在海边度假。很久。大海时刻在近前。伸手可触的是潮湿而咸腥的空气。还有林中的清新。我过去常常来这里。不是一次两次。每个炎热的夏天。我写海。用灵魂中的感情。那是一种深刻。即或是在这一本散乱的文字中，那蓝色的精神也是贯彻始终的。我把我和他的故事镶嵌在海边。一个美好的时刻没有他。他那时不知在何方。他并不真正属于我。他属于一个有些遥远的世界。他就是在一片心灵的荒漠中走来。我等待他。在那个美丽而凄艳的时刻。原想等他一道去看海。我们彼此这样相约。但有一天他打来电话，他说，你可以先去海边。

于是那个黄昏到来。海边下起了蒙蒙的小雨。有些冷。我加上外衣，便独自一人走出宾馆。离开我自己的那个房间。离开我正在写的那部长长的小说。海和血脉的神秘，使我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充满恐怖。我的房间里日夜可以听到林的和海的吼叫。我离开了这个靠海的房间。我想哪怕

暂时能把那寂寞和恐惧留下来，关在身后，而只带走对他的思念。徒然。无论你走到哪儿。一切交混着。一切充斥在你的空间中，无所不在。小雨打在蓝色小花的尼龙雨伞上，发出很令人凄惶的细碎的响声。海边路上几乎没有行人。人们似乎只喜欢日光浴而不喜欢小雨。小雨显得感伤。夜迟迟没有降临。同样的等待。我独自一人，很缓慢的步伐。那样的时刻很彻底。我才发现，人可以没有钱，但不可以没有爱。

我曾有过没有爱的日子。很长的一段光阴。读书写作伴着真正的空虚与无聊。没有爱情也就是没有错误。没有错误也就不用忏悔不用自责也不必痛苦。被麻木浸泡着。循规蹈矩。好像被一种无奈窒息着。几乎很难想象人要生活在没有错误的行为规范中。人怎么可以没有错误？我总是在犯着错误。我哭起来的时候，灵魂总在震颤。然后是一种伤残。我不仅需要别人来批评我，我而且需要自我批评，拉出自己的灵魂来审判。陀斯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做的。而且他疯狂。但我不疯狂。因我是一个女人。我是在欢乐在悲伤在苦痛在扭曲之后，还有着平静、温和与感动的那种女人。我总是可以以无限的宁静来读我打开的那本关于我自己的书。审视一个切近的灵魂。

我生命中惟有一个我最最忠实的朋友，那就是他。惟有他。我给予他最彻底的忠诚。不再有任何的秘密。在我们之间。他是第一个我把全部隐藏的故事都讲给他听的那个人。那个男人。他知道了一切。毫无隐瞒。在一个漆黑而虔诚的暗夜中。他抱紧我让我诉说同时忘却。这些从此也成为了他的秘密。

另一种忠实是对于读者的。在读者面前我从不躲藏，因为他们神圣。作为群体的神圣。我相信他们读我的书并不是为了找到字里行间的那个人隐私，我所以敢于在稿纸上

倾诉我的隐密和苦痛。弹响一只六弦琴。我不怕我的文字被发表。更不怕那些心史被公开。我有这个勇气。而且已经是这样。所以我希望那些偶然能读到我的文字的那些人他们是我的朋友。他们最能理解我懂得我而不是猜度我。我希望他们能够真正了悟当一个女人她诉说的时候那痛苦意义。

血流出来的时候，肌肤不会不疼痛。

他此刻就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，听着我说这些。他点燃了一支香烟，点燃之前他以沉默的目光询问我。我告诉他说我不喜欢男人问女人这样的问题。然后他凶狠地骂了一句脏话，又问，这样行吗？我放下了手中正在为他织起的那件深蓝色的毛衣。我走过去。到他的近前。挪开他拿着香烟那只手。让他拥抱我。他开始亲吻我。那烟在不知不觉当中熄灭。我们就那样停留了很久。

我想我该做个好女人，而不是个好作家。

我在很多方面都很自信。因为我会做很多的事情。比如写作。靠写作赚钱。我还会做一些饭菜。做夏季的衣裙。打毛衣。把房间收拾得窗明几净。我喜欢清晨即起。不睡懒觉。高节奏和高质量的生活与工作。诸如此类。我总是能提前做好一切我想做的事。我从没有半途而废的时候。所以我自信。但惟有一点我不自信，那就是我测量不出他的爱。一颗心永远不等于另一颗心。这糟糕极。因同时带给他的苦恼是，我对于一切的不信任。连同他。

因为不属于他就是那个永远不属于我的故事中的男主人公。

撞 击

撞 击 着 疼 痛 的 往 事



爱是一种思绪。有时是透明的水，有时又是血。是血的时候疼痛。生活中有很多的爱。但不是什么爱都可变成散文的。水会流成小说，流成他人的故事；而散文则需要一种特殊的浓郁的色调。像血。

偶然的在一个初春。无意中我遇到了一个朋友。他是坦诚的。坦诚而朴素。也许没有更多的人会了解他，但我却相信他的坦诚。他到火车站去接我。我们初次相见彼此就认出来。他说人家都说你很美丽，但你看上去太憔悴

了。他说你可能过于苦了，让我们做朋友。我们吃朴素的饭。然后用朴素的语言描述我。他说电话里你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。他又说，台灯的黄的光从你的脖后脑后照射过来，你就显得温暖显得圣洁而诱人了。一切娓娓的。那是个特殊的环境。因为是特殊的环境于是总使人惶惑。太阳第二天早上升起。过往的黑夜在迷蒙和卑琐中消逝。他说你是个使男人感到自卑的女人。这个时刻是有记忆的。我们做了朋友。但我们并不相爱。有彼此信任的瞬间。但瞬间并不永恒。然后是遗忘。告别后我记住了这个男友。我相信他会对我好。然而他最终什么也不是。不是散文。因为分手后我们再没有相遇。他又把我从那个火车站送走。他说他希望我快乐、开心。而且不再憔悴。他还说你是一个好人。于是我离开他并坚信一种友情一种默契。温暖的黄色的灯光不会再有了。也不再会有坦诚的低声诉说，他常常通过他的女友向我问好。就这样。不是散文。也没有诗。人生有很多过眼的烟云。哪怕你曾在某个瞬间专心投注。因为并不疼痛。因为没有哭。

我是想说这样淡泊的记忆，终究不能成为散文。散文之于我，是有着彻骨的疼痛，是有着诗的灵魂在其中挣扎的一种文体。

那一年春季和夏季，我曾写过很多的散文。我能写是因为我无法得到一种感情。我总是寻求尽善尽美，寻求一种辉煌的结合。而结合又是什么呢？当灵魂真的相触之后，很多人才知道他们彼此并不相爱。所以有一些时候，结合是坟墓。而一个明智的一个贤慧的一个有心灵的女人怎么可以去寻求坟墓呢？有时候物质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该寻求真正精神故园。所以有了这年春夏的那些短歌。也是失望。

一个夜晚我点燃蜡烛。然后我又很快吹灭了它们，把电灯扭亮。让空间通体透明如白昼般。我嘲笑我自己。我突